

希望河边

XI WANG HE BIAN

苏联 安·謝妙諾夫



上海文化出版社

〔苏联〕安德烈·谢妙诺夫原著

希 望 河 边

正 秋 译

阿·李凡诺娃插图

东海文艺出版社

1958年·杭州

希 望 河 边

(苏联)安德烈·謝妙諾夫作

正 秋 譯

李德鴻 設計封面

※

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万石里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2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耗 $1\frac{1}{32}$ 印张 $3\frac{1}{2}$ 字数72,000

1958年8月第 一 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96

統一書号: 10125·153

定 价: (6)三角

重要人名表

桑塔洛夫——勘探區主任。

薩仲諾夫——隴河勘探段段長。

奧麗迦——薩仲諾夫的妻子。

阿尔布卓夫——薩仲諾夫的助手，地質學家。

杰連季——阿尔布卓夫的助手。

謝甫留金——新來的“錫礦專家”。

扎果魯爾科——老探礦員。

尼卡諾雷奇——掘井工人。

庫茲瑪——掘井工人。

山洪冒着泡沫，喧嚷着，在半空中散成一道虹彩。悬崖边上挂着一丛丛山楂树；成群的灰蓝色小蒼蝇嗡嗡地叫着，在山楂树之间飞来飞去。空气里散发出石楠草、潮气和腐爛泥土的气味。

峽谷里濃蔭鋪地，浮在空中的云彩活象一只很大的紅酒盃。

山楂的树枝突然顫抖了一下，花叢中只見一对凶狠的綠眼睛一閃，接着現出了一張有硬鬚的兽臉——一只狼獾从灌木叢里鑽了出来。它走到水边，把臉伸向急流，喝起水来，同时一眼不眨地望着对岸。

这只野兽忽然警覺起来，一陣微弱的沙沙声傳到它敏锐的耳朵里。它向后退了一下，微动着嘴唇，露出几顆弯曲的黃色長牙，接着就消失在灌木叢中了。

对岸响起了树枝的折裂声，从灌木叢中走出一个人来。他的影子倒映在急流中，就在水中晃动起来。

那个人拉了拉膠皮靴子，整了整背上的背包。他把獵槍举在头上，就跨到水里去。小石子碰得脚上很痛，膠皮黏在肉上怪不舒服，但是那个人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对岸。他脫下帽子，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向黄昏漸漸降臨的天空看去。

那片象紅酒盃的浮云分成了好几片，平稳地向四面散

开。

那个人甜蜜地打了个呵欠，猛地轉了一下身子。帽子从石头上滑了下去，給急流捲着打轉。

“啊，真見鬼！”那个人扑过去搶帽子，但急流已經把它帶到了河中心。他踩着石头跑过去，突然踩了个空，滑在水潭里。从水潭里跳起了几条鮭魚，象一顆顆藍色的點子在淺灘上閃动。有一条魚撞在帽子上，使帽子翻了个身，自己却沉到深水中去了。帽子在小河的拐弯处消失了。那个人大笑着，揮一揮手，回到石头那兒，拿起了东西，就在沼澤地的小草墩之間走过去。——

他本想深入灌木叢中去，忽然听到了脚步声。

有件藍色的外衣在綠蔭叢中一晃，接着小路上出現了一个女人。

她拿着一頂湿漉漉的帽子走过来，沒有注意到这里有陌生人。那个人已經想走到小路上去喊住这个女人了，但是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狼獾。

那个人提起了槍。槍声一响，女人“啊”的叫了一声，狼獾尖叫着跳了起来，开始在原地打



滾，把地下的枯樹枝弄得亂飛。那個女人倒退了几步，把帽子緊貼在胸前，水滴在她的外衣上淌着。

那個人用槍托打死了野獸，隨後就抓住狼獾的後腿，把它提了起來。

“多好的野獸！”他說。“它雖然不大，可是您瞧瞧，這樣長的牙齒；您是從勘探區來的嗎？”

女人抬起驚慌的黑眼睛，微笑一下說：

“是的，是的；我剛到希望谷。我想看看大森林，不知不覺地走遠了。”

“單獨一個人不應該在大森林裡走。您手裡是我的帽子吧？”

“我是在小河裡撈來的。您拿去吧。”

“我來自我介紹一下吧。我叫阿爾布卓夫，謎河上的地質學家。”

“您是從謎河來的？”

“噫，是的！”

“您知道薩仲諾夫嗎？”

“薩仲諾夫同志是我們勘探段的段長，我是他的助手。”

那個女人抓住了阿爾布卓夫的手，用自己的小手熱情地握了它一下，說：

“我是薩仲諾夫的妻子，我叫奧麗迦……”

阿爾布卓夫退後了一步，戴上了那頂濕漉漉的帽子，隨即又把它摘了下來：

“等等，等等……薩仲諾夫同志以為您在一個月之內是

不会来的。他不知道您来了。”

“我要突然到他那兒去，这样更好。勘探区主任說，謎河上很快就有人来了，我可以跟他一块兒到那兒去。”

“我一定很高兴給薩仲諾夫同志把他的爱人送去。他好多次跟我談起过您，奧……”

“奧丽迦，”她提醒他說。

“您現在住在哪兒？”

“在管理处的房子里。請您告訴我，薩仲諾夫怎么样？”

阿尔布卓夫讓奧丽迦走在前面，把狼獾搭在肩上，他們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走去，边走边談。

走了一个鐘点，灌木叢稀少了，沼地已經沒有了，他們到了林子的邊緣。

要是有人在狭窄的峽谷里住了很久，要是有人怀念那辽闊的地方，怀念那开着花兒的山楂树，怀念那野玫瑰的香味，那他走进希望谷的时候，他的心一定会怦怦地跳的。康达庫特的山峯在这里綿亘好几公里。谷地里滿是达烏尔高原〔注〕的落叶松、白樺树、野玫瑰。

阿尔布卓夫和奧丽迦走进了村子，沿着大街向管理处走去。那所叫做旅館的房子，就在希望河陡峭的河岸上。这所小房子很舒适，有木柱子和寬闊的涼台。窗下的白樺树发出簌簌的响声；在北方，这样的白樺很少有，因此显得格外可爱。

〔注〕这是在扎貝加里耶、赤塔省和阿金·布路特·蒙古民族州的一块高原，最高处海拔2,352公尺。

“哦，我們到家了，”奧麗迦說。“您去定好一個房間，就到我那兒去。我還有好多事要問您呢。我就住在十七號房間。”

她小心地用手指碰了一下那狼獾的長着硬鬚、露出牙齒的嘴臉。

“真的，那几顆長牙多麼好啊！”

過了一小時，他就去敲十七號的房門。

“來了，來了；請進來吧！”奧麗迦把阿爾布卓夫從腳到頭打量了一番；在半明不暗的房間里，她的眼睛顯得更加烏黑。“要喝茶嗎？”

“好哇，”阿爾布卓夫在桌子旁邊坐下來，朝周圍望了一下。在這個小房間里有一股蘋果、自制餅乾和清幽的香味的香味。桌子上放着兩張照片：一張照片上是一個長臉膛、頭上開始發禿的男人；另一張上是一個黑眼睛的男孩。

奧麗迦倒茶的時候，截住了阿爾布卓夫的視線。

“這是我們的兒子。”

“我已經猜到了。他一點也不象您，奧……”

“奧麗迦，”她又提示說。“他跟他爸爸長得一模一樣。真氣人！”

但是在“真氣人”這句話里，阿爾布卓夫感到的却是她為丈夫驕傲的心情。

“你們的兒子在哪兒？”

“在里加，他奶奶那兒。也許，您想吃晚飯了吧，我去烤馬鈴薯。”

“不，您別忙，謝謝！”

但是奧麗迦已經站起來，走到廚房里去了。

阿爾布卓夫把視線轉移到窗外。暮色裹住了天空和丘陵，它消散在草地上，溶化在水窪中。阿爾布卓夫喜歡北方六月的夜晚，喜歡夜間朦朧的微光，喜歡弥漫在花草上的藍色和玫瑰色的輕煙，喜歡黑沉沉的山巔和好象鍍了鎳似的天空。在這兒，六月的夜晚總是滲透着永久凍結地帶的寒氣和匍匐樹叢發出來的辛辣的氣味。

落葉松的影子幾乎象是立體的，水窪在閃光，灌木上不時有水滴掉下來，打在水面的花瓣上，花瓣抖動起來，使水光閃得更明亮。

奧麗迦走了進來，爐火熏得她臉上紅紅的，一只手拿着一只鍋子。

“做好了！”她按一下開關；電光照亮了房間，窗外的夜光消失了。

奧麗迦開始問大森林的情況和謎河上的工作。阿爾布卓夫興奮地談起在康達庫特森林中流浪的情形，他回憶起那燃燒着的大森林、山泉泛濫時轟隆隆的水聲和雨絲織成的灰色的網。

他那風塵仆仆的圓臉變得和藹而善良，一對灰色的眼睛閃出了光芒。奧麗迦開始打聽阿爾布卓夫個人的事情。

阿爾布卓夫是在列寧格勒礦業學院畢業後來到北方的。十年來，他幾乎走遍了整個北方，他曾經在薩加丹的森林和康達庫特的丘陵找尋金礦。後來阿爾布卓夫被派到希望谷，那兒正在展開金礦和其他金屬礦藏的綜合勘探工作。新勘探區主任桑塔洛夫派薩仲諾夫和阿爾布卓夫到謎河一帶進行勘

探工作。

“我想預先警告您，奧麗迦，目前謎河那地方可不是天堂。我們都住在木板房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工作緊張得很。頭幾天您會覺得很困難的，”阿爾布卓夫說。

奧麗迦用手理了理頭髮。

“既然我丈夫有困難，我為什麼該享福呢？我是個堅強的女人……我能習慣的。”

阿爾布卓夫望了望她那脆弱的身子和纖細的、几乎是孩子般的兩手，就不作聲了。

“我從來沒到過大森林。我不知道怎樣找金礦，也不知道金子的天然面目是怎樣的。找尋金礦的職業——這是……”
奧麗迦皺起了腦門，思索着一個適當的形容詞。“這是一種出色的職業！”

“您的事業是什麼，奧麗迦？”

“內科醫生。我在里加的一個醫學院畢業，可是我的實習機會太少了。我還沒有給人醫好過病呢。”

阿爾布卓夫大笑起來：

“您在謎河也不會得到實習機會的。那兒的人都是在大森林里過慣的，不會生病的。”

阿爾布卓夫站起來，告別後，走了出去。

谷地里的一切依旧閃着亮光。這裡可以看到一些空罐頭、腐爛的樹樁和推土機留下的有凸紋的痕跡。閱報欄的玻璃窗上蒙上了露水，可是透過露水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幾個黑體大字：《北方真理報》。

他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很快地脫下衣服，躺到床上，連

头蒙在被子里。

2.

阿尔布卓夫跟平时一样，六点钟起床。他浑身感到精力充沛，他有好几分钟望着窗子上有花紋的影子和地板上斑斑点点的阳光，欣賞着这恬靜的情景，然后掀开被子跳了起来。他很久地在洗臉盆前用冷水洗臉，漱口，擤鼻子，蹲下去站起来作早操。在早操和淋浴以后，身上感到更舒服了。

阿尔布卓夫草草地吃了点东西，从櫥里拿了行軍包，走到台阶上。

在晴朗无风的空中，高矗着康达庫特淡綠色的山峯。大森林籠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霧靄中，无边无际的高空傾瀉着千万道柔和的光芒。空气压缩机悅耳的軋軋声从附近的山丘那边傳來。在这声音里还滲入了电鋸的短促而刺耳的尖叫声。

阿尔布卓夫愉快地在街上走着。

勘探区管理处的兩层樓木房建在河岸上的一座樺树林中。初看起来，这是一个普通的机构。这兒办公室的門也经常打开关上，打字机和計算机也老是噠噠地响着，計劃科的人員总是埋头造表。但这仅仅是头一眼的感觉。几分鐘以后，你就会觉得已經落在一种特殊的气氛里了。

計劃科人員的报表上充滿了很有詩意的名称，象魚跃湖，迷人泉等等。打字員們打着許多野外工作队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有一种独特的北方浪漫主义气息。在一頁頁写滿数字的报告紙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經過一番沒有結果

的勘探之后，我們把那处泉水定名为幻想泉，然后我們到怀疑谷去，在那里，我們终于碰上了好运气。”

阿尔布卓夫沿着嘈杂的走廊走过去，不断地跟人家打招呼，时时停下来听听人家的談話。談話中的一句一字从各方面傳到他的耳边：

“加富利因为发现了理想湖要得獎金了。”

“他真有那么大的功劳嗎？”

“那还用說！”

“这家伙真走运！”

“要是能給我推土机，我一定能超过加富利。我对庫拉納抱着很大的希望……”

“那你去超过吧，可別放上那个‘要是’……”

“……要是再来一次穿过絢爛峡谷的旅行——那时人事科就要把我的文件寄到列宁格勒去給我妻子作永久的紀念了。我在峡谷里五小时走了兩公里。你知道怎么走的，爬过去的……”

“这可是最沒出息的移动方法。”

“可是那边的风簡直可怕……”

“……桑塔洛夫真是个怪人。他前天問我一天吃多少糖？”

“你怎么回答的呢？”

“我說我高兴吃多少就吃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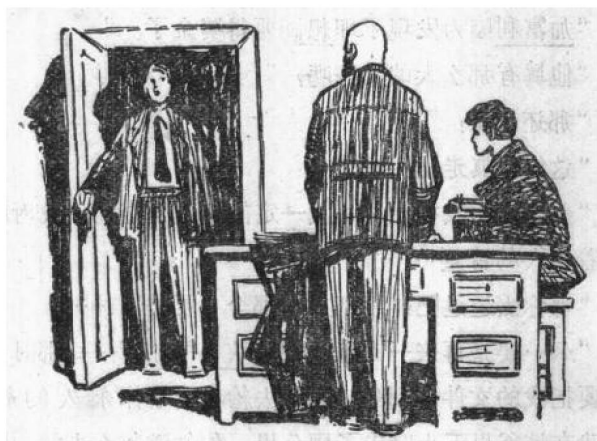
“你这笨蛋，他这样問你，問得多調皮啊〔注〕。”

〔注〕桑塔洛夫問這句話，实际上就是批評那个人在物資供应很困难的情况下不節約食糖。

“……讓我到岩石泉去翻掘一下吧——明天整个北方就会为它轟动起来。”

“晚了！馬薩希維里已經在那边翻掘了……”

阿尔布卓夫走到勘探区主任的办公室門口，他按照习惯并不敲門就打开了那扇沉重的門。



桑塔洛夫背对着高窗站在桌旁；他那刮得光光的大头和黑胡子，在綠色的窗帷前格外引人注目。

“你好，我的好同志！”他对阿尔布卓夫說，他的发音不大清楚。

“您好，桑塔洛夫同志。”

“坐吧，抽枝烟，把情况談一談。”

阿尔布卓夫把行軍包放在膝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

“这是薩仲諾夫給您的信，桑塔洛夫同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来补充。”

桑塔洛夫拿起了信，用习惯的动作撕开了信封，專心看着那封信。

阿尔布卓夫坐在安乐椅上轉过头去，往四下里看着这间熟悉的办公室。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方地图，桌上有几架黑色的电话机，几座水晶标本在閃閃发光。窗外可以看見康达庫特的山峯。

桑塔洛夫讀着信，一面贊同地点着头，用左手撫摸着濃黑的胡子，然后小心地把信封放在自己面前，用手掌在信封上面拍了一下說：

“好，你把你拿来的东西給我看：”

阿尔布卓夫解开行軍包，把一些化驗样品和金矿石倒在桌子上。这些矿石閃現出各种不同的色澤：有的閃出蒲公英的黃顏色，有的閃出野玫瑰的淡紅色，有的閃出凋萎的金絲桃的橘紅色。从窗外鑽进来的阳光照得那些矿石更加燦爛輝煌。这些矿石有的象四季豆，有的象鵝蛋。它們穿着白色石英岩或是紅色頁岩的“襯衫”〔注〕，有的还嵌在坚硬的藍色粘土中。

“这玩意兒多可愛！”桑塔洛夫拿起一块矿石——嵌在石英岩中的一顆小金蛋。“多么奇異的形狀！”

“这块矿石是薩仲諾夫發現的，”阿尔布卓夫說：“好象蛋白里的蛋黃。美丽嗎？这兒还有，桑塔洛夫同志：在石英岩的白底上有七顆金星。恰恰象大熊星座的七星。这是扎果魯尔科找到的。”

“你是說扎果魯尔科？唔，他行！……你只要讓他到地

〔注〕指矿石外面的一层壳。

下去挖挖掘掘，就是不給他吃飯也可以。他近來好嗎？”

“他在研究迷人泉。”

阿尔布卓夫又拆开了好多只放金矿石的紙袋，这些金矿石是从謎河谷地的几条小溪中撿来的。每个紙袋上都編有號碼，标明样品的重量和撿获的时间。

“桑塔洛夫同志，您瞧瞧这个样品。淘出来足足有五公分。”

桑塔洛夫拿起这件样品，小心地吹去那上面的黑灰，燦爛的金星开始在阳光下閃爍。

“哪兒撿来的？”

“在狗熊狹谷右边。桑塔洛夫同志，您还记得狗熊狹谷嗎？”

“怎么記不得！……”桑塔洛夫笑了一下。“瞧，这就是紀念品。”他露出左手的手腕，上面有几道很深的紅色疤痕。“当时我跟一头狗熊面对面碰上了，要不是扎果魯尔科，它早把我送上极乐世界了。”

桑塔洛夫把开玩笑的声調轉为严肃的声調，他問：

“你們是不是把整个狹谷的样品都撿齐了？”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現在我們在那兒用新的方法进行勘探。我深信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狹谷研究得彻底道地。当然，象棋式的环形勘探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是結果一定会証明这是正确的。您瞧，桑塔洛夫同志，狗熊狹谷一定有很大的前途！”

“但願如此……”桑塔洛夫靠到圈椅的背上，輕輕地捋着胡子。“至于环形勘探，虽然需要細心謹慎，但这无疑是

最正确、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当然，现在还有用老方法进行勘探的人们，特别是哪些老练的探矿员。象扎果鲁尔科，他大概不相信任何新方法吧？”

阿尔布卓夫微笑了一下，点点头。

“这些老头儿，”桑塔洛夫继续说，“他们不愿以任何新方法来代替自己的经验，因为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这些经验上。我相信，你们的扎果鲁尔科已经改变不过来了……你和薩仲諾夫有一个很具体的任务：在秋天以前，謎河一带的勘探工作必须结束。每个峡谷，每个山谷都要找遍。我们要知道謎河区内金矿的确切蕴藏量。好的样品还不是工业上用的金子。它们仅是好消息的报信者。因此不能给现状迷惑，要加一把劲深入勘探。”

桑塔洛夫推开圈椅站起来。他的高大的身子遮住了半个窗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考虑着什么。然后他猛地转向阿尔布卓夫。

“可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薩仲諾夫最后一次在我面前曾经说过，根据一切迹象看来，迷人泉这个区里一定有锡矿。在信里，”桑塔洛夫朝桌上点了点头，“他又提到这件事，并且他说你也有这个想法。是这样吗？”

“确是这样。桑塔洛夫同志，我自己也想跟您谈谈关于锡矿的事。要是能给我们一个专家……”

“问题就在这里，”桑塔洛夫打断了阿尔布卓夫的话。

“既然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们给你们一个懂得锡矿的地质学家。他就在此地管理处里，我马上介绍你跟他认识一下。”